

上海儿童文学作家几代同堂,高寿者多,九十五岁的任溶溶先生刷新的纪录是,迄今稿约不断,经常为新民晚报写随笔,口述老上海的童年生活。

任溶溶老先生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儿童文学的翻译和创作。他翻译作品很多,记忆中我读过他翻译的普希金的诗,罗大里的童话,英国作家杰姆·巴里的《彼得·潘》,还有好看让人痴迷的《随风而来的波平斯阿姨》,林格伦的《长袜子皮皮》等等,不胜枚举。

与高大上的文学资历和文学成就相比,任溶溶老先生本人却格外本真,豁达,低调,这基调一贯而之,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

一辈子做最美好的事

秦文君

我第一次在少年文艺编辑部见他,就是那样。

少年文艺编辑部的大办公室,当年文气万千,打蜡的拼花地板,雅致的壁炉,每天十来个文学编辑在里面办公,谈天说地,读者来信多得用麻袋来装,压得结结实实,一袋一袋按日期码在一边。

那时节,是全民信仰文学的鼎盛期,编辑部仿佛一个艺术沙龙,往来无白丁,大师名流常来客串,谈文学,聊生活。任溶溶先生不例外,来过多次,冬天

穿中式棉袄,春秋天时,外套里面常露出一件宽落落的格子衬衫,语音朗朗,说话率真而风趣。

任溶溶先生身上有灿烂的光彩,品鉴生活也是高手,他还是儿童文学圈内数一数二的美食大师。他本人不忌讳这些,只要有人问,他便生机勃勃地答,谈谈诸如广东人如何蒸鱼,诸如他喜爱哪一家的咖啡。他作为美食家的传奇,有很多好玩的“口头文学”,是另一种佳话。



傻瓜相机



春雨 (水彩画)

陈造容

安徽有黄山、天柱山、九华山等旅游佛教圣地,但还有一处被称为“峪”的山谷却不太为人所知。它位于安徽省宿州萧县境内。总面积 31 平方公里。因峪内长满黄桑树而被当地人称为黄桑峪。却又因为汉高祖刘邦称帝前曾逃避秦兵追捕而藏身于此,遂改名为皇藏峪。《汉书地理志》记载说:“汉高祖微时常隐芒、砀山间,即此山有皇藏峪,汉高祖避难处”。这是全国唯一处以皇帝藏身处命名的国家级森林公园。

皇藏峪 2000 年被国家文物保护委员会授予“中国历史文化遗产”称号,是 4A 级风景名胜。山岩为石灰岩体,有许多天然洞穴及井泉、山石景观。四周峰峦层叠,涧水淙淙。峪中天然森林三千多亩,有 146 种树木和六百多种草药。在平畴千里的淮北大地,有此高峰幽谷,实为难得。

进了皇藏峪正门,穿过锁龙桥,一幅斑斓的黄桑林画卷随即徐徐展开。冬天的阳光和煦而温暖,金黄树叶恍若画家笔下色彩饱满的艺术画作,铺满了整个山谷。天和地是静谧的,一幅幅画面纯粹洁净,不含半点杂质。不算宽的水泥小路,像一条被大山随风摆弄的绸带,百转千回,盘桓在深峪密林间,跌宕起伏,路的境界仿佛是为了配合树木的心态而

衍生出来的,像一本好书的引言。

传说刘邦兵败彭城,带残兵败将十余人来到此处,只见前面绝壁挡道,后有项羽追兵,面对此境刘邦仰天长叹,“天亡我也!”环顾四周,忽见峭壁上现出一洞,急带残兵攀入洞中。刘邦暗想,此洞吾能寻得,项羽也非等闲之辈,不同样能找到吗?假如有一巨石挡住洞口就会安全了。一念至此,突然一块巨石从天而降,恰好挡住洞口,随即不知何处来了好多蜘蛛把洞口剩余部分结上了网。这时项羽率众军士来到此处,也找到此洞,士兵禀于项羽道:“大王,该处有一洞,但蛛网未破,人不得入”。因此蛛网,刘邦躲过此劫。刘邦称帝以后,为了纪念这段神奇的经历,便在此处建了一座寺庙,寺名就叫“瑞云寺”。刘邦藏身的山洞就叫做“皇藏洞”。

瑞云寺有碑记曰:“众山环合,卫基如城,间有古寺,名曰瑞云。”现高悬寺门之上的“瑞云寺”匾额,字迹苍劲古朴,为清代安徽大书法家邓石如所题。寺的前院有一棵参天银杏,历时一千三百多个春秋,依然绿荫如盖;后院古柏挺立,一对父子银杏相偎成趣;厢房前金桂、银桂清香袭人。在瑞云寺门前还有两棵银杏和古柏,其中一棵银杏据说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,它的主干需要几个人才能抱拥过来,树的一侧是新生的笔直的青年银杏,而另一侧则是歪斜的幼年银杏。人们形象地将它比喻成“携子抱

旅游

费 碟

独向林荫自在游,心云如履小风流。身虽轻巧似枝叶,揽尽清凉过山头。

孙”。山间古树是岁月的象征,它永远存在于时间之外,被称为“山的神灵”。

从瑞云寺往上去,就是皇藏洞了。洞口很小,依我看,根本是藏不住人的。也不知道当年刘邦是怎样藏进去的,项羽居然没能发现他,也真的是天意了。

皇藏峪原来是没有水源的。也是传说刘邦带十余残兵败将逃到此处,因没有水喝,刘邦于是怒拔宝剑横向大石,谁知剑拔泉涌,一股清泉潺潺而出,至此解了兵将之渴。此处便被后人叫做“拔剑泉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,皇藏峪还有一种叫做王二枣子的神奇草药,可以治疗恶疮刀伤。传说刘邦后来就靠此草药为受伤的将士治疗刀伤恶疾。后来当地人把这种草药炮制成王二枣子茶,一直流传至今,成为今天宿州人爱喝的保健茶。

皇藏峪的景点除了皇藏洞外,还有美人洞、仙人床、苏轼祈雪处、果老洞瀑布等七十二处。

几千年来,很难说清皇藏峪举过多少义旗,出过多少好汉。从古到今,不断地有人从庙堂、闹市、战场抽身到这里,他们把山林当做屏障,把草木当做灵魂的避难所。他们在这里修炼自己,使精神的疆域渐渐从窄门变成牧场,从逼仄走向深远,从而使整个世界因为山野而变得刚柔并济。

在多年的交往中,我发现任老待人真诚,珍惜友谊,礼数周到。有一次,我赠送他一本我写、紫袅插画的《调皮的日子》,隔了三天,收到任先生的回赠,是签名本《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》,我们一起参加读者活动,也收到他题给紫袅的新书。去年我参加他的新书品读研讨会,当晚就收到他带着表示谢意的温暖短信。

嘻嘻哈哈的顽童一般的任老在创作中,却是极其严谨。他的译作多,几十年里,每次去邮局寄译稿去出版社,从不留底稿,呼啦一下就寄走了。我替他捏着一把汗,说万一邮寄中遗失了呢,而他却说,万一掉了也没事,再译一遍,几乎是一样的。

这样的功夫,那还了得。有一年,我去任老泰兴路上的家看望他,他住在低楼,光线不够好,是爬一梯子格子的人,拥有的是笔,一屋子书,甚至他的半张床上,都摆满书,是“与书共眠”。那时任老八十多,聊起他特别怕搬家。也许搬家太费时,也许他不想找不到在身边放熟的书,也许是不想离开夜间爬格子、给过他文学灵感的老房子。

看着桌子上孤寂的有点陈旧的灯。我想任老夜晚在这么一个小屋里写作,孤寂的时候,点一根烟,让小小的火光陪伴自己。成就翩然的作家,哪一个不是从孤寂中与灵魂对话,绽放灵感的,冷板凳一坐就是多少年。

和任老最快乐的聚会,是有一次他宴请来自香港的作家潘明珠,请我作陪。在杏花楼,任老忙着点菜,不由分说地为我们两个安排座位,吩咐厨房,不让我俩插手任何事。我们静静地享受和老绅士一起用餐的待遇。

2017 年夏天,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任老先生的新书《给小朋友和大朋友的书》,在文艺会堂举行新书品读研讨会。

朋友们说任老的豁达,说他与生俱来的文人



心安 乐其志 廖贞贞 篆刻

气质,说他“五七干校”时候的传奇,说了有关他的一段段佳话。那几乎是我参加过最松弛的会议,仿佛是任老在主持会议,有他的风格。品读会上,任老并没有出现,但他嘱咐主办方给大家办茶歇,红宝石蛋糕、一杯咖啡是不可少的,现场播放了一段任老 95 岁生日时录制的视频,他说起自己的时候,神情安然、毫不矫饰,正是这份纯真的童心,对生活的通透认识,支撑着他。



云龙 潘华信 书法

《恨郎不狼》 大约是快 30 年前了,《文汇报》自“文革”结束后率先恢复副刊,主编肖关鸿向我约稿。我写了《小人效应》一文,被《光明日报》的一位大记者张胜友看到了,他立即复印了 26 份,散发给同行。于是引得其它一些报纸转载,找我要这类稿子的人多了,我也就被催着推着写起了杂文。

今天我翻阅自己在用电脑前写的一堆杂文剪报,最强烈的感受是惊叹社会已经由惧怕杂文变得无比之“杂”了!正如我以前在一篇谈杂文的文章里所说的:当今世界似乎进入了一个杂文时代,这并不是说现代世界要捧杂文了,而是指世界本身变成了杂文。到处都有“投枪和匕首”,经常发生让人惊醒和刺痛的事件。

没钱的杂,有钱的杂得更邪乎,世界杂,社会杂,政治杂,官场杂,生活杂,男女杂,人杂,事杂,心杂,情杂……现在的杂文即便累吐了血,也杂不过现实生活。任谁都有满肚子的杂感,杂文技法被大普及,谁都可以讲段子、做杂文,到处都是杂文化。我其实并不能真正分清随笔和杂文的区别,因此杂文集里某些文章可能像随笔,而随笔集里有些文章像杂文。比如我自小喜欢体育,在观看世界大型体育赛事时,随着随写了一些文章发表,像杂感,“杂”味儿几乎是多些,便收进了杂文集。

《借景》 约我编这本集子的朋友提出:“乔厂长”是一定要收进来的。我说那还有人看吗?他说有没有人看都得收,那是你的符号。人到老年还能保留着一个符号,回头看看拥有一点过时的东西,也不错。总比连过时的东西也没有要好些。于是短篇收了《乔厂长上任记》,微型小说收了《找帽子》,这也是我的“代表作”,曾进入过多种微型小说选本。约定俗成在中篇小说里选了一部知名度略高一点的《赤橙黄绿青蓝紫》,《树精》则是为《故事会》写的故事。

其实,除去朋友和出版社的盛意,支撑我还有勇气编这本书的是后半部分的散文。我的“文学世界”由两部分构成,一部分是虚拟的,这就是小说;另一部分是现实的,那便是散文。小说靠的是想象力和灵魂的自由,而散文靠的是情绪的真诚和思想的锋芒。我已不记得是怎样开始写散文的,仿佛这是一件自然而然、水到渠成般必定会发生的事情,这类文字却对生活、对自己具有一种更真实的意义,从中可清晰地看出我思想脉络的走向。我的视野、境界、文字,似乎也是随着写散文一点点地打开、扩充。正是散文使我认识到命运待我不薄,让我走过了那么多地方,见识了那么多风物。

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之前,几乎是发表一篇小说就会给我惹起一场风波,而散文却没有给我惹过麻烦,重读这些散文作品竟生出一种惬意和温暖之感。

书稿编成,定名为《借景》。我写过一篇散文《扬州借景》,扬州瘦西湖之美,在于会借景。我的文字也是从生活中借来的风景。

看看孔雀门,铁做的,花纹繁富、灵动非常;还有壁龛上的蝙蝠、“寿”字,然后再坐在上世纪 30 年代的黑漆桌椅旁读书看报,那才叫“惬意”。我在此观望,期盼着,听说图书馆今年就开放,又是一个文化地标!

城市中心老城区,靠什么再获发展新动能、绽放第二春?文化当然是个重要抓手。文化地标则是这个抓手的“虎口”和关键。杨浦区打造文化地标,不断地在老街区、老建筑里腾挪更新,当年的文化建筑当今依旧归于文化,沉寂下来的江畔今天也划入城市文脉。咀嚼这两个案例,我在想有故事的城市如何在喧嚣沉寂、时光沉淀之后画出一片灿烂的文化天空,是一个值得细嚼慢咽、深入研究琢磨的大课题。

杨浦区的这两处文化地标,都是不嫌烦杂、慢慢磨出来的。所以,老建筑、老城区,如何发展?认真思考,多听听多看看多比较,因地制宜,想好定位,要有耐心,好酒须得十年酿呢。

遇到了更多的机器人,是在洋山深水港自动化码头,明请看本栏。

自序两则

蒋子龙



序跋精粹